

# 我妈的过往与日常

旬阳 余德权

昨天下午三点钟，我妈打电话过来，问我吃饭没有。

我知道，这是妈想我了。我妈不会聊天，也不太会表达感情。每次打电话，总是按照“星期、吃饭、天气”的三部曲进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长时间沉默，一直到我挂掉电话——她似乎不会挂电话，有一次和她通电话后，我随手把手机放在了桌上，后来因为看时间拿起手机，却发现还在通话中，一个多小时了。

在朋友圈都在晒母亲节的日子，我没有给妈说节日快乐。“母亲节快乐”这样的话，由我嘴里说出来，会显得有些矫情。我妈记得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母亲节，虽然她当母亲已经六十多年了。我们家里，保存着一张拍摄于61年前的黑白老照片。这张32开的相纸，是一个多达18人的庞大家庭的集体记忆。我爷爷戴着礼帽，和奶奶端坐在照片正中，前排是八大大小的孩子。我妈应该是刚过门不久，穿着看不出颜色的大襟上衣，面目清秀，垂着两条长辫子，站在奶奶身边，表情肃然。这是我唯一能看到的，我妈20岁时的模样。

时隔六十年后，我把这张照片拿给她看。我妈虚着眼睛，面带微笑，在照片上指指点点。可我却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那张面孔，还留着些青春的气息。可在我的记忆里，因为生活的重压，妈始终是一张苦瓜一样，沟壑纵横的脸。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三年的十年间，我妈生育了我们姊妹四人，或许我们的先后降临，给这个一无所有的家庭带来了曙光和希望。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还在三线修铁路。是我妈，独自承担了地里劳作和抚养子女的双重重任。

我依稀还记得，小时候天刚黑时，都是我噩梦的开始。那是我疯玩累了，要吃要喝要睡觉的时候，等待我的永远是黑黢黢的树影和斑驳紧闭的大门，任我们喊破喉咙，回答我们的也只是山谷空洞孤独的回响。我妈总是在黑灯之后，才会从遥远的地里拖着一身疲惫，吃力地背着背篓，拽着树枝，在微弱的星光下，步履沉重，蹒跚回家。

七十年代末，我开始上学，我伯我妈离开拥挤的老院子，在老水井边盖起了三间夯土青瓦房。九十年代初，我师范毕业，小家庭分家，又开始建房。我妈五十多岁的时候，还赤着脚在秧田插秧，还在骄阳似火的烈日下，在枝叶纵横的苞谷地锄草。

那些有着锋利锯齿的玉米叶子，在她裸露着的黝黑的脸庞和胳膊上划过一道道血

痕，汗珠子顺着她布满皱纹的脸，一滴滴落进她脚下滚烫的土地。

我不知道我伯和我妈之间是否存在过爱情，我也无从得知他们可曾有过怎样的感情经历。或许曲折跌宕，或许平淡寡白，我想后一种方式的可能性最大。即便是“为尊者讳”，可在盛产流言的乡村，我从未听说过别人说过半句他们两人年轻时的只言片语。我很好奇，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什么东西得以维系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更何况，我至今都依然认为，我伯是个无趣、偏执而又秉性暴烈的人。

在我妈面前，我伯的大男子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我妈却一直在迁就纵容，为他“低到了尘埃里”。这，也最为我们姊妹所不解。

我伯从不做饭，却总会临桌高论，谈嫌油盐，不应怎样，应该如何如何。一碗吃空，手一伸，我妈就赶忙停下摊菜的筷子，接过碗再盛一碗，面带微笑双手呈上。他不吃动物的一切，包括内脏和血，连鸡蛋鸭蛋也不沾。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妈用茶缸在火塘煮鸡蛋，我伯还远远地说有鸡屎味。我妈忍着他在衣服上的烟草味，跟着他吃了几十年素食，毫无怨言。我家的锅灶，不沾荤，也没沾过猪油。没菜油的时候，就用黄绿生硬的漆油涮锅，炒出的青菜，吃得我们口舌发腻。

我伯最爱吃豆腐，家里再困难，米面柜里也有几粒黄豆。手推的石磨，常年在灶屋里君临天下，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记忆中，在那盏昏黄的油灯照耀下，母亲吃力地推着吱吱呀呀的石磨，雪白的豆汁吧嗒吧嗒流进地上的腰盆，我的童年经常随我妈旋转的石磨一同晕眩。

伯抽烟时，妈在做饭；伯喝茶时，妈在洗碗；伯下地时，妈要泡脚。男人可以休息，女人则不可有闲暇。在我妈看来，这就是命运写好的情节，如同羊吃草狼吃羊一样天经地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她毫无怨言。

时至今日，这个画面仍鲜活地烙印在我记忆深处，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与这个“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的人朝夕相处，她是如何做到相守终生、不离不弃的。我只看到，在伯肺癌晚期，我妈侍候汤药，喂水倒尿，昼夜不眠。

我伯离世的时候，我妈终于挣脱了命运加给她的枷锁，可她没有一丝如释重负，巨大的落空让妈沉默寡言，迟钝呆滞。

从八三年到九八年，我们姊妹四人相继结婚成家。我知道，每一个原本在家之羽翼庇护下的儿女，在展翅离开的同时，也顺着抽

走了支撑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肋骨。我们欢呼着，以为挣脱了父母的束缚，走向了人生的美好未来，内心充满了对新家庭的憧憬，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无意之间，把属于父母的、原本少得可怜的欢乐，无情地一点点剥净抽空，把漫长的清冷孤寂和无边的空空荡荡，扔给了日渐苍老的老妈。

对我妈而言，最为残忍的，是2008年的那个清明。她看着携手五十多年的人，决绝地撒手西去。没有雪泥鸿爪，像是一阵清风，转眼就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妈在我伯逝去的那一刻精疲力竭，颓然神伤。在纸灰翻飞和锣鼓齐鸣中，我仿佛也看到，我妈余生孤寂的灵魂，在空空荡荡的乡村里，漂无所依。

我家有一亩五分地。前几年，我妈还种麦子种豌豆插红苕点苞谷，后来体力不支了，改种芝麻油菜。看她年岁渐高不堪劳作，我们强烈要求和反复干涉，她最终妥协下来，答应只在屋后种点园子，大约两三分地。

她吃的菜蔬，都是自己种的。坎边有一簇一簇的韭菜和黄花，近处有一行一行的葱蒜，菜畦里挨挨挤挤水灵灵的小白菜，在架上昂着头爬来爬去的黄瓜和四季豆，顶着花儿笑着挂在树上的青椒和紫茄，森森林立有君子之风味的茼蒿，还有毛茸茸开白花的葫芦，到处牵蔓喜欢藏猫猫的菜瓜，不一而足。我妈像魔术师一般，总能让小小的菜园，随春夏秋冬的更迭变幻模样。

五一回家，我还看见门前的小花坛里，纤细的格桑花随风摇曳，翩翩起舞。

我心中一动。原来，我妈也是爱美的。在历经苦难，总算衣食无忧之后，我妈在道场边用砖头围出了一个五米长一尺宽的微型花坛，种下了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花花草草——花石榴、凤凰尾和格桑花。在我的印象中，我妈的一切生活都是以实用为最高标准的，菜园里的蔬菜，地里的庄稼就是她精心侍弄的“花”，家里的黄猫白鸡黑猪，就是她日夜不离的“宠物”。

我妈不识字，也没上过扫盲班。如今看电视，也是看花花，听听音。家里的书本，她轻易不动。我回家闲暇时翻看的书，偶然乱丢，她看到了，会立刻拾掇得整整齐齐，放在高处。但凡遇到零星单片的字纸，她也必定郑重其事地收拾起来，等我鉴定。我说没用之后，再拿去“敬火神爷”，从不乱扔。我妈敬惜字纸、看待文字的神圣态度，远胜过我这个整天与文字打交道的人。还记得小时候，无论家多忙，只要看到我在看书，她就从不叫我干活——她以为，但凡是书，总归是教人向善向好的。

现在回家，我在手机上浏览朋友圈，我妈就不高兴——咋不爱看书了？

我妈节俭异常。厨房的水龙头，永远开得最小，一滴一滴的；睡觉的灯，要买三瓦以下的，比月光还朦胧；看电视，我们一起身就关了。地里的一支麦穗，晒席上的一颗米粒，她都攒在手中，回家放进柜子里。

前些年，政府给高龄补贴，每月几十块钱。她拿到折子后，一直不敢动。我过年回家，她小心翼翼地找出来，郑重其事而又忐忑不安地说：你想办法把这钱还给政府。这天上掉的不明不白的便宜钱，我可不敢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妈不一定知道，但她却一直这样做。

我妈所到的最远地方，是我所在的县城，距老家仅七十五公里。在地图上，这一点儿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我妈却坐车走了四十个小时——从上午十点，一直走到半夜十二点。到县城的时候，她已经虚脱得只剩呼吸了。

那一路的艰辛，实在是不堪回首。对她而言，也是噩梦般的存在。我和妻私下商量，打算就此让她留在县城，照顾起来也方便许多。可没想到，三天没过，她就哭着吵着，要我送她回去。

多次劝说，她才勉强同意再留十天。她扳着指头计算时间，元宵节一过，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收拾行李，不管不顾。

我知道，她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老家那片土地。她所魂牵梦绕的，是流过门前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是柿树下那块亲手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是她一生遮蔽风雨的那几间瓦房，是朝夕相处知根知底的左邻右舍，还有那沉默不语的群山，那根深叶茂的大树，那春荣冬枯的小草，那弯曲凸凹的田间小路，那活蹦乱跳自由自在的牛羊鸡鸭……

送我妈回家的时候，怕她晕车，我特意陪她坐绿皮火车，再乘船到蜀河。听很多晕车的人说，坐摩托车不累。我又用摩托，送她回家。

坐火车、坐船的时候，她都牢牢地抓着我的手，神情无比紧张。在摩托车后座上，虽然我骑得很慢，她也始终紧闭了双眼。可这样也不管用，不一会儿她就虚汗淋漓。我看着她又一次遭受晕车之苦，心如刀割，却又无能为力。我暗自叮嘱自己是，孝顺孝顺，为孝以顺，以后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了。

从此，我不再怂恿她离开老家。我每天给她打个电话，周末或者寒暑假，有时间就回去看她。我发现，老家的黑夜格外安静。有妈在，我也睡得格外香甜。



## 汉字与谷雨

高涛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正是万物生长的最佳时节，还是一个充满“文化”的节气。

2010年开始，每年谷雨多了一个身份：“联合国中文日”，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的贡献。为什么要将仓颉节与谷雨联系在一起？仓颉和仓颉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仓颉节由来与“仓颉造字”有关。仓颉是黄帝史官。他仰观日月星辰，俯察鸟兽虫迹，创造了汉字。仓颉时代以结绳记事为主，大事记大结，小事记小记。随着部落扩大，事情增多，人们迫切需要新的记事方式，便创造出最早使用的古老象形字，结束了结绳记事“蒙昧”时代，开启了中华文化新篇章。

仓颉创造汉字后，黄帝大悦，春末夏初发布诏令，号召“天下子民共工之”。可是，当人们沉浸于汉字学习，就忘记了农事。掌管农事的天神看到后非常着急，就想了一个办法，下了一场不平常的“谷雨”。“落下的不是水滴，而是无数的谷米。人们看到后幡然醒悟：“该播种耕作了”。

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谷雨”。《淮南子·修务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今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仓颉传说”，主要包括“天雨粟、鬼夜哭”“敬惜字纸”“石楼造字”等关于仓颉的故事。

为纪念“仓颉造字”，谷雨祭仓颉自此形成习俗。联合国中文日也选在“谷雨”这天。清明祭黄帝，谷雨祭仓颉，是自汉代以来流传千年的民间传统。今天的白水仓颉庙是全国唯一集墓、碑、书、柏“五位一体”文化圣地。庙内48棵千年以上古柏群，为全国之首。其中“仓颉手植柏”是全国五棵5000年古树名木之一。庙内“仓颉鸟迹书”记录了黄帝与炎帝联合各部部落攻打蚩尤的故事，被称为“中华民族第一篇史书”。

启门、升祭旗、鸣炮奏乐，敬献三牲、五谷、百果，敬献花篮，恭读祭文，行施拜礼，高唱颂歌……2023年仓颉升平地——白水县祭拜礼中增添了“典前序礼、大道行礼、祭祀典礼、谒庙祭礼”四个环节，以庄严肃穆的传统礼制规范进行，将音乐、服装、氛围协调统一，彰显出深邃厚重的人文内涵，让传统文化焕发出了新活力。

从“仓颉造字”始，汉字以浩瀚广博书写着华夏悠久历史，以俊逸秀展展示着炎黄不朽精神，以端正平实开辟和注解着沧桑过往。“有了文字，人类才进入了真正的文明时代，文化才得以传承。”文字是文化发展的主载体，相较于口头文化传播更直接，更显著，更恒久。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而从未间断的文明古国，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绵亘不断，源远流长，而赖以传承精神、智慧、习俗、礼仪等诸多文化元素的载体，就是中华汉字。从象形字、大篆、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草，中国汉字虽千年演变，但象形、记事、会意等文脉精神，隐含着其中从未改变。汉字谱写了中华文明的苦难与辉煌，传承着真正的中华文化基因。

从汉字到节气，汉字寻根、文化探源，你会发现，中华文明的密码藏在“谷雨”中。

## 汉水居

汉滨 李永明

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汉中市宁强县，自西向东而流，在安康绕城而过，绕出一派江南水色，滋润着风光旖旎的安康山城。

清晨的汉江如同一位披着面纱的女郎，朦胧柔美，如梦似幻，神秘温婉。汉江是安康人的母亲河，滋养着安康的大地，生活在安康城的老老少少，沐浴着牛奶般的晨雾，在美丽的汉江河畔锻炼，有的跳广场舞，有的健步走，有的打太极拳，有的唱歌，有的舞剑，尽情享受这安逸惬意的美好时光。

亲水广场沿江而建，以堤造园，堤园一体，临江观景，心旷神怡。春日，樱花绽放，花团锦簇；夏日，这里凉风习习，空气湿润，绿草茵茵，蒹葭丛生，随风起舞；秋日，飞鸟划空，碧波晶亮，雁起沙洲。

站立江堤之上，汉江与滨江公园尽收眼底。黄昏时分，斜阳余晖洒在那一排排香樟、垂柳和桂花树上，翠叶摇曳，倩影婆娑，构成一幅静谧的画面。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江面灯光璀璨，恍若梦境。皎洁的月光从灰蓝的夜空洒向江面，远处霓虹变幻的四桥倒映在江面上，形成了几道圆形拱门，又像几轮圆月，流光溢彩，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汉江上的明月，不觉陶醉其中。

天南地北来安康的人，早晨都喜欢来汉江边坐坐，看看烟波浩渺的江面上飞翔的各种水鸟。北方来的客人很少看见这么干净清亮的江水，也会对着汉江，激动地吼上几声。

汉水也养育了强悍的安康汉子，每年一度中国安康的汉江龙舟节，汉子们勇立潮头，尽显风流。端午节比赛这天，汉江两岸，人山人海，彩旗飘飘。看台上，观众们引颈张望，等待观看龙舟竞渡的盛况。汉江一桥下面，但见二十几个龙舟代表队一字排开，蓄势待发。发令枪一响，百舸争流，一艘艘龙舟箭一般朝着上游冲去。龙舟上，领队的锣鼓呐喊，鼓舞斗志，鼓声如雷，振奋人心；敲锣的锣鼓阵阵，回荡在汉江两岸。十六位桨手排在龙舟两边，汉子们齐心协力，激流勇进。此时，一江两岸，七彩烟花升腾，把汉江装扮得五彩斑斓，游客们纷纷拿起手机或相机抢抓镜头，把精彩的瞬间记录下来。

快到终点，锣鼓声更急，呐喊声更猛，最为壮观的是抢滩和捉鲤鱼。二十几条龙舟，围在汉江四周，汉江中间是两艘载着绿头鸭子和鲤鱼的船，一声令下，鸭子、鲤鱼被投进汉江，二十几条龙舟一齐追赶鸭子和鲤鱼。惊慌失措的鸭子，朝左朝右朝上朝下拼命划水，龙舟就向左向右向上向下追去，就要追上鸭子了，水手们扑通扑通跳进汉江向鸭子，迅速水里捉鲤鱼，抓到了，捉到了，又游回龙舟递给队员。鼓声锣声呐喊声，汇聚在一起，闹翻了汉江。

## 茨沟鸟鸣

市直 刘其敏

驻村工作后，住在农户家里，早上醒得早，洗漱完毕后，我习惯走路上班。

早晨的乡村，空气清新，静谧怡然，只有下地干活的乡亲扛着锄头说着笑着路过，最热闹的要数枝头的鸟儿了，飞来飞去，叫个不停，仿佛是对我这个早起的外来人表示欢迎。有时候，我被这些欢乐的鸟儿逗开心了，学几声鸟叫，假装和它们对话，它们仿佛更起劲了，更加欢快地迎着枝头飞来飞去，喜悦奏鸣。

我所在的汉阴县漩河镇茨沟村位于凤堰梯田景区，多是清代湖广移民后裔，勤劳善良，民风淳朴，物产丰裕，与他们多年来的艰苦创业和辛勤劳作是分不开的。我常对来人讲茨沟无懒人，茨沟无闲田。目之所及，皆是庄稼；晨曦黄昏，遍地耕人。

他们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在一片荒野之中开拓出了自己的幸福家园，正是有了他们的默默耕耘，一代代接续奋斗，在层层壮美的梯田上挥洒汗水，浇灌希望，才有了今天美

丽富裕的茨沟村。

趁着早起，和下地干活的乡亲打声招呼，拉几句家常话，了解更多的民情民意，民思民盼。趁着早起，捋一下全天的工作思路，把要做的事情列成清单，放在案头，一件件落到实处。晚上晚一些走，加深学习理论政策，多看一些资料，思考一下哪些事情还可以做得更好，只有不断地思考总结，各方情况了然于胸了，才能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

我喜欢早晨清新的空气，愉悦的鸟鸣。我喜欢看着氤氲的村庄被薄雾笼罩，在一片鸡鸣狗吠声中慢慢醒来。我天生比较愚钝，不够机灵，但是在百鸟争鸣神清气爽的清晨，我会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思维也随之开阔起来。所以，我会把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上午做好。

就在我写完这段文字的时候，窗外传来了几声悦耳的鸟鸣，好像是在表扬我，问候早安，我高兴得合不拢嘴，心里美滋滋的，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几只喜鹊，看来最近要有好事发生了。



碧波轻舟

李谢军摄

瀛湖

第 1351 期

## 探寻凤堰之美

周诗雅



从汉阴县城出发，沿着汉渡路向西南驶去，穿过层层云海和茂密的森林，便来到位于凤凰山麓的凤堰古梯田。

凤堰古梯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水利风景区、中国美丽田园、国家第一座开放式生态民俗博物馆，一直吸引着各方关注和喜爱。2022年，“凤堰古梯田”出现在高考全国甲卷地理试题中，引导考生思考历史文化遗产旅游地的创新发展，也再次引起各方关注和探究。凤堰古梯田，究竟美在哪里？

凤堰古梯田的美，美在其形。春天油菜花盛开，层层梯田披上黄色盛装。蜂飞蝶舞，花香四溢，周边山峦绿色掩映，白灰暗黄民居点缀其中，一群群赏花人散游于花间林下，房前屋后，一阵春风拂来，油菜花香随春潮涌动，涤荡人们的心田。初夏，油菜收获了，灌满了山泉水的梯田像一幅幅画卷，将天空、云朵、朝阳、夕晖、农舍、树木倒映其中。农人赶着耕牛来到田间，打乱了这宁静，却带来拔秧、牛耕、打耙、插秧的热闹景象。天蓝蓝，水蓝蓝，波光粼粼中一点绿，当梯田插满秧后，一幅高低错落的美丽画卷就展

现在眼前。盛夏时节，水稻长满了梯田，与周边山峦一色，仿佛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覆盖在这梯田之上。置身田埂上，只闻水声不见水，只听蛙声不见蛙，再应和着山间的鸟鸣蝉吟，还有远处农舍中不时传来的鸡鸣犬吠，一曲清新自然的交响乐令人深深沉醉。秋天到了，稻子黄了，金灿灿的稻穗散发出阵阵稻香，在空气中弥散。农人用镰刀割稻、脱粒，这传统的收割景象让游人不仅看得真切，还可以亲身体验。农舍的窗台上挂满红红的辣椒，屋檐下堆放着南瓜、土豆、玉米棒，院子里晒着稻粒，这样的丰收场景令人心生欢喜。冬季是梯田里的银季，飞雪弥漫，梯田银装素裹，农舍炊烟袅袅，家家都准备着过年待客的美食。

凤堰古梯田的美，更美在其神韵。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清朝乾隆年间，湖南长沙和湖北麻城一带的移民迁徙于此，发现这里浩瀚的云海和长年不断流的小溪有别于其他地方，决定在这片山地上开垦梯田，种植水稻。于是，他们一边给当地富裕人家种地，一边用南方修田造地技术修筑山地水梯田。年复一年，不断

扩大规模，形成现在蔚为壮观的万亩古梯田。当地的小气候降水比周边多，茂密的山林成了天然的储水库。从林养水，林下成溪，溪自灌溉，浑然天成。修筑的梯田因山就势，就地取土，夯实成埂。这是当地先民发现的自然规律，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也揭示了人类的生存之道。

凤堰古梯田的神韵美还在于它见证了先民们艰苦创业的艰辛历程。梯田的开拓者早先来到这里寄人篱下、白手起家，靠着为别人打工逐步积累财富，依托智慧和技术修田造地，从而建起了自己的房子。由小房到大房，到山寨，到城堡，逐渐成为影响一方的富足人家。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他们又开始走出梯田，从家乡汉江码头到武汉汉口沿途开设商店，把山里的土产卖出去，把家乡所需的食盐、布匹及其他商品引进来，实现了由农业向商业的拓展，他们的财富得到更多更快积累。散落在梯田间错落有致，生态宜居、功能齐全的吴家花屋、冯家堡子等明清建筑和多处堡子遗址就是见证。

凤堰古梯田的神韵美更在于它彰显的文